

草原的云

□ 陆应铸

今年7月中旬,我从盐城来到平均海拔1640米的乌兰布统大草原,从天气炎热的苏北平原,来到凉爽宜人的内蒙古高原,感觉天空更辽阔,更清透,更遥远,盛开在天幕上的大块大块云朵,更是妩媚迷人,妖娆多姿。

打听了好几个村民,我才搞清楚所居住的农家乐“光影客栈”,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山子乡天太永村蛤蟆坝组,蛤蟆坝就在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内,这里是摄影家的乐园,光影客栈所有空白墙面都是摄影家们留下的精美作品,美轮美奂的画面,就像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原歌曲一样意味隽永,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,风吹绿草遍地花。”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白云下面马儿跑。”亦诗亦画,宛若仙境。

连续四天的早晨,我都在草原上行走,哼着草原的歌,望着草原上的山水林木、绿草繁花,欣赏晨雾缭绕朝霞灿烂,沉醉于变幻莫测的云彩。你看,那白云,晶莹剔透,活泼而宁静,白得纯粹,纤尘不染,看一眼,就感到自己整个人都通透了清爽了,数不胜数的白云,一团团,一簇簇,仿佛一片片羽毛飘到了天上,又仿佛一片片花瓣撒向了空中,渲染着满眼都是的浪漫与欢乐。

如果说白云像纯洁的少男少女,烂漫天真,充满童趣,灰色云则显得成熟稳重一些,是经历过成败体验过沧桑的中年,这些在蓝天与绿草之间徘徊的云,你不可能一眼看透它,它厚重却不压抑,深邃而不老成。我孙女两岁时曾经用“黑白云”来描述灰色云,孙女跟我解释,黑白云就是黑色的白云,孙女的童话书里,经常讲白云的故事,很少说到灰色云。在所有的颜色中,灰是最有内涵的色彩,淡灰、浅灰、米灰、银灰、中灰、蓝灰、深灰、炭灰,层次分明,浑然天成,富有变化而不单调,轻盈飘逸而又是立体多变,灰是化妆品,灰是表情包,灰赋予云以生机活力,云因为灰而活色生香,有了灰,云就有了千姿百态,有了灰,云就有了排兵布阵,有了灰,云就有了起承转合,有了灰,云就有了喜怒哀乐;有了灰,云就有了千回百转;有了灰,云就有了高潮迭起。你看,阳光从灰色云的缝隙里穿出来,灰色云就镶了金边,灰色云泛着光泽,一束一束阳光,就好像追光灯的光柱,一支一支射下来,草原就成了舞台,马成了主角,牛羊成了主角,白桦林成了背景,斑斓花海成了背景,草原上的一切就有了浓厚的艺术气息,马头琴响起来,呼麦唱起来,远村的炊烟升起来,一场梦幻大戏就要开演。

因为辽阔,草原的云,都很低矮,贴着天空,也贴着地平线,人站在草原上,仿佛伸手可摘。草原上的云为什么这样低?内蒙古远离大海,地处于内陆地区,水汽供应相对较少,常年干燥,空气湿度较低,存在较强的大气稳定层,这种稳定层会限制上升气流的垂直发展,较弱的上升气流意味着云层往往在较低的高度形成。同时,内蒙古高原特定风向与地形条件,也使得云层集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。

家乡的云朵映衬着的,是星辰大海,辽阔滩涂,广袤湿地,沟河湖荡,水清岸绿,鱼翔浅底,万鸟云集,春夏秋冬,风调雨顺,铺陈着我祖祖辈辈的烟火日常。高原的云朵映衬着的,是巍峨挺拔,蜿蜒起伏,溪流潺潺,白桦苍翠,绿草如毡,牛羊成群,骏马奔腾,牧歌悠扬,奶茶飘香,象征着诗情画意地神往的远方。家乡的云,是傍晚母亲唤归时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,给我以亲切温暖;草原的云,是连绵起伏的山峦上摇动的旗帜,给我以远行的力量。



苦瓜记事

□ 伍中正

夏天,各家各户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苦瓜这道菜。

苦瓜的做法多为清炒,也有干煸。无论清炒,还是干煸,都会在苦瓜中适当放点切碎的红辣椒,这样做出的苦瓜,不但色泽好看,吃起来有清苦之味,亦有辛辣之味,很开胃。

苦瓜是乡野一种质朴的植物。它的种植方法也很简单,把苦瓜种子种在泥土窝里。等瓜苗渐渐长高,就得搭棚搭架,让瓜藤肆意生长。各家各户搭棚搭架材料不一,有拿竹刷条铺在一起做架子的,有拿树枝合在一起做架子的,无论哪种架子哪种棚,都是让苦瓜通风透气,开枝发叶。

苦瓜果多为米黄色,很细小的那种。那些黄色的小花,经常会引来蜜蜂和蝴蝶,那些蜜蜂围着苦瓜果嗡嗡地飞着,那些蝴蝶也在藤上翩翩地飞着。不是所有的花都能结出苦瓜,有一些花开在苦瓜藤上,是为了增加藤的美感,开过就开过了。

我观察到,苦瓜在成长的过程中大致会变换三种颜色,先青色,后白色,再红色。等苦瓜白到透亮时就可以摘了,这样的苦瓜饱满、新鲜。苦瓜颜色变红,自身就会裂开,裂开的苦瓜更像一朵红花。

父亲对苦瓜情有独钟。他对苦瓜痴迷程度超乎了我的想象。每年春上,他都要栽上两到三株苦瓜秧苗,保障夏天和秋天有苦瓜吃。特别是在夏日的餐桌上,父亲要求每餐必有苦瓜。为这事,他跟他有点过不去,常常对着父亲来一声两声三声的责骂,父亲却不以为然。

父亲爱吃苦瓜的缘由,是他特别相信苦瓜清热解毒的功效。有一回,父亲把没有熟透的苦瓜摘回来,然后清炒做成菜吃。我试着夹了两筷子,放到嘴里一尝,感觉到满嘴的苦。而父亲却大口嚼着,仿佛没有一点苦味的样子。

2009年,娘在老屋前栽了三株苦瓜,那三株苦瓜长势好,父亲搭了一个稍大的棚,三株苦瓜的藤蔓在棚上肆意张扬。没有想到的是,一条新规划的高速公路经过我家,老屋处于路基位置,属于搬迁房屋。父亲看着已经结瓜的茂盛瓜藤被挖掘机连根拔起,疼在心里。

没有考上大学,我外出打工。有一回,我听到了一位跟父亲一样有着苦瓜情结的老人的故事。老人一生酷爱苦瓜。临终前,老人的儿子问他想吃什么?老人吃力地说出一句话:想吃苦瓜。老人的儿子做了一盘清炒苦瓜,端在老人面前。老人笨拙地拿起筷子,然后夹起苦瓜,有滋有味地吃着,吃到一半,老人嘴不再动,那双筷子紧紧地捻在手中。老人的儿子看见,老人很轻松地走了。

屋场上的二叔叔从生产队长干起,最后成了县干部。每年夏天回来,走的时候,总是带着人家送他的苦瓜。有时,苦瓜会装满一篮子。二叔叔也不嫌多,全都收下。屋场上的人送给二叔叔的苦瓜,他到底吃没吃?屋场上的人有过疑问。

二叔叔退休后,闲在家里,他年年栽种苦瓜。年年夏天,我看见他家院子里好几株苦瓜藤上的花朵,密集地开着,一些长长短短的苦瓜挂在藤上,成为夏日风景。

有一回,二叔叔跟我聊天。他说,苦瓜是好东西,夏天吃它,必解暑;常吃它,必清心。

后来,我越来越觉得,二叔叔的话有道理。

迁徙时,故园里的一棵树安放到哪儿?

那年,一张真实的照片让我感动。在三峡库区,一个中年男人,在告别祖屋时,将门前的一株小桃树挖起,装进背篓里,准备带到新家。

淹没的水,会将所有的痕迹抹去。

他这是舍不得将树丢下,连同对祖辈割舍不下的情感。如果将树丢下了,几十年岁月光阴里的点点滴滴:开心,或者烦恼;激动时的大笑与神伤时的眼泪;赏花时节和流汗的日子……也就丢了。

枝叶开散的小桃树,在男人的背篓里,像麋鹿枝丫一样的角,四下里展开。远远望去,男人也变成了一只头顶花瓣的雄性麋鹿。

一个男人做一只鹿,他要在水草丰茂的水草追逐,他要懂得,有所舍弃时,哪些是保留并带走的。

一棵树,有人在乎,有人不在乎,这个男人属于前一种。树有经济价值,更附带情感价值,从照片看,这个老实的乡下人,有实用的经济头脑和依依不舍的聚散情。

大概那时他还不够富裕,但更有故土难舍的成分,一件东西日日用久了,景物天天看惯了,都带着感情和体温,舍不得丢下。

也许此番还有另一层意思:乡人也风雅,骨子里有浪漫基因,爱美、亦爱花,在意这株小桃树和它枝上清亮的缤纷。

小桃树,是两年前刚爆出来的。不知哪个夏日黄昏,人倚门框,啃一只大黄桃,桃子吃完,随手把核扔了。浅黄色的核,在地上骨碌滚了个身,附着虚松的土,遇到适宜的地气和水分,便爆出一株亭亭的小树。在这个乡下男人眼里,春天的小桃树就应该是亮丽动人,粉嘟嘟的桃花,将山墙屋脊,灼灼映亮。

日子过得不紧不慢,平常光景里日升日落。不曾想到,故乡情感的纽带,到最后,是与一棵树联系在一起。有风、有雨;有春花、秋月;有鸟鸣、惊雷;有嫩芽和落叶……男人还曾捧过一只大碗,坐在门槛上吃饭;霜染草木的土路上,留下弯弯曲曲印走过的痕迹。

那棵小桃树,混沌不知人间事,根须上的泥土还是新鲜的,满枝的粉色小桃

花,隔着时空,依然灿灿绽开。

假如老宅的生活与草木相依偎,有没有想到过,离开衣袍地时,带走一棵树?

和这个中年男人一样,我也曾搬过家,当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时,许多东西难以丢下。为留住往日时光,我把原先一套旧家具中的两只橱柜搬进新书房,那些旧书也被我一并打包带走,舍不得扔掉。我搬家,虽没有房前屋后一株树,却也有一株长在大花盆里的吉祥树。树是我七八年前,从花木市场买回来的,养了一段时间后,叶子慢慢掉落,打不起精气神,眼看快要枯萎,我赶紧治虫,喷水,修剪,通风……小心伺候,后来有了起色,长到比一个成年人还高。离开时,我把它搬到老楼,又搬到高楼,与其他物什一道,安然抵达新居。

当一个人搬家,住到别处,房前屋后的一棵树,让他牵挂,尚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时,乡情一时无处安放。

或许,在这个男人眼里,与故乡分别时,钱财、家具、衣物要带上,树也要带上。背上这棵小桃树上路,与老屋桃花的

记忆,一起关联收藏。

小桃树在故土,与祖屋站成一个点与屋脊、山墙的关系,站成让人过目难忘的村居风景。

一个家,有一种独特气息,老家有老家的气息、故土气息,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知道。

从前日子的阳光经纬,渗透在每一片叶面上,脉络清晰。枝上,栖息过山中的鸟,只是那只鸟再也找不回了,无法回到从前的院坝。草木光阴,再也回不到从前,树却记得风中每一只路过的鸟。

故园之上,生存空间,弯腰的农人种菜蔬与稻麦,也栽下树。偌大的故乡,天圆地方,宛若一只容器,盛过清水、空气,也盛过阳光、露珠,盛过缥缈歌声,也盛过袅袅炊烟。

回头一望,背上的小桃树,是一个中年男人背着故乡一起上路,对走远生活的流离与回望。倘若小桃树被栽到新的家园,它是一件旧物,承载着朴素记忆与深沉情愫。

让我印象深刻的是,在那个即将消失的空间里,这个男人背走一棵树。

新民洲之夏

□ 郭亚东 李 乐

夏日,行走在新民洲上,融入其中,用脚步丈量大地,去领略洲上无限风光,去掀开一个充满诗意的夏天。

新民洲的清晨,是一天中最令人陶醉的时刻。凉爽的夏风轻轻吹来,抚摸着脸颊,宛如一位轻描淡写的诗人,轻轻地叙说着这个小镇的故事,新民洲在平静的晨雾中散发着它自己的美。

晨练的人们呼吸着清新润泽的空气,在鸟语花香的路上奔跑,愉悦的是心情和视觉,收获的是健康和快乐!

东方欲晓,新民洲中林港口的早市已经热闹起来。买卖渐次开始,热锅里的油条,保温桶里的豆腐脑,火炉里的烧饼,案板上的热油饼,又是一日好光景。无论过得怎么样,饭总是要吃的,这充满烟火气的早市给人们准备好了这一切。吃得舒服了,站起身来,太阳已经升起了,这夏日的温情也只在黎明时刻,而现在又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一天。

夏日的秧田是新民洲人劳动成果。田野一片碧绿,青青的稻叶随风摇曳,像一根根翡翠簪子直指天空。绿油油的稻田,当风踩过,有节奏地弯腰,有节奏地昂起,跳动着暖暖的诗意与美妙的音符。夏日的秧田,是风景,孕育着无尽希望,到了秋天,才有数不清的惊喜啊!

夏渐深,花愈艳。夏日的热情如火,点亮了新民洲上的花儿。在太阳的招呼下,它们闪亮登场,明艳动人,展现出自己一年中最美的色彩。有火红的玫瑰,粉红月季,鲜红的剪秋罗,艳红的织女红,绯红的牵牛花。最抢眼的是一块块边上的南瓜花,金黄黄的,像一枚枚五角星,又像一只只小喇叭,从绽放起,就直面向天,仿佛在吹进军号。是的,它们在进军,向秋天进军,向果实进军,叶片就是它们奋进的旗帜,风为它们摇旗呐喊,直到花落了,藤上结出小小的瓜,花也就完成了使命。

在新民洲红薯的立身之地,多半是职工们开垦的小荒地。地里的红薯秧子也在疯长,刚刚被主人翻过,背叶露秆的藤子,一顺地向地面翻倒,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地面上,红薯叶蔫头耷脑卷成团,喜光吸阳的红薯扎在土中,比着长个儿,挤着探头,撕破了土地的门帘。

连着下过几场雨后,小河里的芦苇,迎来了生命的最灿烂时刻。成片的芦苇,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。阳光下,它们摇曳着,发出沙沙的声音,那是生命的欢歌。蜻蜓在芦苇尖上翩翩起舞,小鸟在芦苇丛中欢快的歌唱,一幅和谐的生动画卷呈现在眼前。小河边,一根鱼竿插在堤岸上,旁边的小马扎上坐着一位垂钓的老人,顺着他的视角往上看,鱼竿斜指天际,威风凛凛,宛然有了要捅破天一样的气势。垂在水中的鱼漂突然晃动一下,钓者赶紧收拢鱼线,随着鱼竿的拉拽,一条一丈多长的小鱼被拉出水面,在空中摇荡,让旁边围观的年轻人羡慕不已。

夏日的傍晚,整个新民洲大地被夕阳染红。绿树披上了红袍,小楼涂上了赤金,田野铺上了红毡,小河撒满了碎金。蝉鸣声从绿荫中穿过来,“卖西瓜的来了,他们骑着电动三轮车,拖箱里堆着大大小小的瓜,还带着泥印子,显然是从自家承包地里摘下来的,叫卖声带着韵味儿,在小镇中回荡起来,和蝉声分外合拍。剖开西瓜,一阵夹杂着清凉气味的甜香飘了出来。

新民洲的路灯亮了,小区广场汇集了一批跳舞的人。开始人不多,只有几个,后来就慢慢多了起来。一群人自娱自乐,变成了具有美感的表演。在广场音乐的引导下,这一片裙子潇洒飘逸,飘起来像一片彩霞,在优美旋律中,时而倒竖,时而旋转,时而飞跃,像哪位丹青妙手在勾绘优美的画卷。

新民洲之夏,是一个季节,一种精神,一种生活方式,它热烈而充满生机,拥有无尽希望。



那次中考

□ 道 道

隔壁女孩中考结束后,放声唱着:“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,世界等着我去改变,想做的梦,从不怕别人看见……”自信的歌声袅袅春风,把她的心吹动,40多年前的那次中考,重回到她的心中……

那次中考,她报了心心念念的苏州卫校。之后,她憧憬着未来:她成了白衣天使,在医院里熟练地为病人打针,挂水……她把眼睛一闭,晃晃头,咧嘴笑。

中考结束,她面如春花,又蹦又跳,时不时地哼着: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歌声像山间的清泉,叮叮咚咚地流进大院里,大院里的妈妈们感觉自己回到了童年。瘦弱的母亲听到她的歌声,总会停下手里的事,目光落在她的脸上,望着她眯眼静笑。她遇到母亲的目光,冲母亲做个鬼脸,一转身就飞得无影无踪。

分数下来的那天下午,她傻了,她的分数离中专录取分数差十几分,她怎么都不相信自己的语文成绩这么低!她最好的同学孙勤勤,平时语文成绩没有她好,中考语文成绩却比她高得多,她心里纳闷:我考得很顺手,不应该啊,究竟哪儿出了问题?孙勤勤看到她的语文成绩急了,说:“这怎么可能?我们想想题目对答案吧。”

答案对了一半,她更傻了,孙勤勤讲的题目她根本没有看到。沉默,沉默,她的呼吸似乎停止了。突然,她大叫一声:“天啦!”然后带着哭腔不停地哭:“我少做了一道题目!”

当时,发下来的中考试卷,长长的,她把试卷叠起来写的,有一面她忘了做。泪珠簌

簌地从她脸上滑下来,跌落在地上,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被泪水晕湿了,模糊了……

她没有吃晚饭,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哭声把她的姐妹们吓跑了,把大院里的孩子们的声音哭没了,更把大院里妈妈们的眼睛哭红了。母亲立在房门口,欲进又退不去,只是不停地搓着双手,在房门口转,叨道:“孩子啊,不要哭坏了身子。妈妈陪你到东门广场走走,吹吹风。中考错过了,你可以读高中考大学的呀!”

她终于起身开门,门一开她就倒在母亲的怀里。母亲用力抱住她,扶她坐在木头椅子上,用热毛巾擦擦她脸上的泪珠,擦擦她身上的汗水,领她出了家门。出门前的当口,母亲寡言少语的父亲铿锵有力的声音:“条条大路通罗马,相信明天!”

东门广场路旁的梧桐树葱葱葱葱,微风吹过,发出善解人意的“沙沙”声。天边的月亮亮在云层后面,时不时地露一露脸。她边走边哭,边哭边说:“妈妈,我当不了白衣天使了,怎么办,怎么办啊?”

母亲默默地看着她的哭声,用力把她的手拉到胸前,捂在胸口。她的哭声随风飘散,仿佛散到了母亲的心头。

她的哭声戛然而止,她猛然发现身旁的母亲在抽噎,声音虽小,却像一把钝刀子,挫得她的心一阵一阵地疼,疼到她的骨髓里。她眼前浮现了母亲起得很早,睡得很晚的样子。她不用倒吸了一口冷气,“天啦!我,我怎么能用自己的失误去惩罚母亲呢?”

一股力量从她的心里汩汩涌出,她把左臂环绕在母亲的肩膀上,望着母亲,用力地

城市里的烟火气

□ 刘亚华

从老小区搬出来后,我经常怀念那里的烟火气。

三年前,女儿转校,我便在学校附近的小区租了间房子。房子在30多年的老小区,与学校仅一墙之隔,上学非常方便。小区里各种高大的树木环绕,主要是玉兰和香樟,一棵比一棵挺拔,一棵比一棵粗壮,推开窗户,满眼都是绿色,站在六楼阳台,随手都能摘到花朵和枝条,给人一种住在森林里的感觉,整个小区犹如一座“天然氧吧。”

小区里没有物业,四个大门均可出入,40多栋楼房,住户众多,从小区穿行的的人也多。方便是方便,但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便瞅准了这一点,一天到晚卖啥的都有。小商贩们在主要的过道上摆了一条条,卖菜的,卖水果的,卖烧烤的,卖衣服的,磨刀的,卖卫生纸的,卖衣服的,各种各样应有尽有,只有

你想不到,没有他们卖不了的了。时不时有叫卖声传入耳朵,时不时楼下就传来烤肉和爆玉米花的香味。小贩多了,环境便有些堪忧,而且有时候他们的三轮车推车也堵塞交通,一度我被这样的环境困扰,总想逃离这个充满了浓浓烟火气息的小区。

后来住久了,渐渐地习惯了叫卖声,也爱上了下楼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后来我还发现,这些小商贩卖的蔬菜比外面店子里要便宜许多。至于卖水果,自然比那些水果超市里的要便宜一块两块,我住的顶楼六楼,刚好就在小区主要过道上,站在窗口,卖菜的,卖水果的尽收眼底。常常是到了饭点,我才飞奔下楼,挑挑选选,几分钟之后,便拎上来喜欢的水果和蔬菜,这样的便捷,我真是越来越爱。

有时候,听到他们的吆喝声,我也会闹

笑话。有个卖卫生纸的隔三岔五就会过来,有一次我听到叫卖,眼前便晃动出一拿卫生纸就散发出好闻的香味儿的场景,实在好奇,便跟先生说不多,想下楼买点来试试。卫生纸”到底是有好多香,想下楼买点来试试。先生“扑哧”一声笑出声来,告诉我他叫卖的声音应该是“厂家直销的卫生纸”。我愕然,捧腹大笑。老公说每次听到“磨磨子,炀菜刀喽”的叫卖声,心情就非常愉悦。小时候的他住在农村,经常听到这样的吆喝声,而那时候,母亲就搬出家里的菜刀、柴刀,剪刀呀,给磨刀匠磨得异常锋利。儿时的那些美好就呈现在眼前。

从老小区搬出来后,我们住进了新修的小区里。新小区里安静极了,但再也听不到那一声声亲切又熟悉的叫卖声了。那城市里迷人的烟火气,渐渐地离我远了,远了。